

论中性符号的内涵及其表征^{*}

刘源佳

摘要: 在世界符号学领域里, 有两个标志性理论: (1) 以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 (2) 以皮尔斯非语言学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符号学。而“中性符号”是其汇聚之处和典型代表。它以“语象合治”为意指方式, 以“消除语与象的二元对立”为方法, 以寻找符号研究的新视域为目标, 体现为符号表征的语言与图像之间、意义的虚与实之间、构成的正与反之间、用法上的顺和逆之间的融合, 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中性符号, 语象合治, 内涵分析

The Conno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Neutral Signs

Liu Yuanji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landmark theories in semiotic studies worldwide: the structural semiotics represented by Saussurean linguistics and the pragmatic semiotics represented by Piercean non-linguistics. The meeting point and typical embodiment of these positions is the “neutral sign”. Neutral signs tak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verbal icon as the means of signification and their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the elimination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the verbal icon with the aim at finding new horizons for semiotic studies. Therefore, neutral signs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框架语义学视域下汉英副词与构式互动对比研究”(22YJC740035)的中期成果。

show a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their fusion of the verbal icon in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al and nihility in meaning, of the same and opposite in composition and of the cis and trans in usage.

Keywords: neutral signs, integration of the verbal icon, connotative analysis

DOI: 10.13760/b.cnki.sam.202302008

一、引言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符号化的世界，而符号世界的色彩表现为符号形式与其意义，即客体与其替代物之间的关系。对此，世界符号学界形成了三个主导性的学术方向，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理论建构上，有索绪尔以语本位为标志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皮尔斯以象本位为标志的实用主义符号学，王铭玉以语象合治为标志的中国符号学；（2）在符号形式与其意义的关系上，索绪尔设计了以语言为中心的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符号语义结构，皮尔斯提出了以非语言为中心的“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规约符”（symbol）符号三元分析法（皮尔斯，2014，p.51），王铭玉提出了以语符和象符融合为中心的符号中性化范式；（3）在方法上，索绪尔的立论是任意性和线性的语言价值链，皮尔斯的立论是动态意指，王铭玉的立论是语象合治。这些理论和方法从不同侧面深刻揭示了符号的本质和特征，不同点在于索绪尔是基于符号的听觉特征的语象分治，皮尔斯是基于符号的实体性的象语分治，而王铭玉则基于语象合治方式使中性符号成为符号学的一个新视角。本文试从内涵、表征和应用三个方面入手，努力揭示中性符号的基本内涵、理论意义及其实践价值。为了保证论证的充分性，本文拟将论述范围圈定于语言文字层面。

二、中性符号的内涵

“语象合治”是王铭玉在探索中国符号学之路时，基于索绪尔-皮尔斯“以言观物”与“以物观言”的理论互补，率先提出的一个符号学理念，即“关于符号系统和符号过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言/物合治论”（王铭玉，2013，p.14），由此构成中性符号的主体思想。它旨在植根于中国符号土壤，描绘符号图景，研究符号生命，探索符号原理，建立中国符号学视角。概括

而论,符号世界由两类符号构成:以语言符号为标志的语符和以图像为标志的象符,其中,语符主要表现为言语、文字和肢体语等语言现象,而象符主要是实物、电影、戏剧等程度不一的视觉性符号。在传统上,语符和象符各有其侧重点,是一种分治。在语言领域,印欧语言以拼音为其特点,比较重视听觉性语符研究;汉语以象形为其特点,侧重视觉性象符诠释。在发展上,随着中国符号学研究的逐步成熟,“中性符号”思想成为揭示符号本质的新的视角。它兼采语符和象符之长,融合世界符号学传统,以及中国象思维、汉字原理和艺术符号手法,成为符号学里的新方法。在实践上,随着网络文化的普及与网络技术的发展,符号越来越趋向于视觉性与听觉性的合力呈现,中和语符和象符,形成大量中性符号。“中性符号”思想表现出四个显著特征:隐喻性、整体性、民族性和实践性。这些都为符号的“语象合治”视域的提出和“中性符号”思想的创建创造了条件,将助力中国符号学屹立于世界符号学派之林。

(一) 中性符号的思想来源

符号与符号学几乎没有公认的定义(赵毅衡,2016,p.1),但是,众家之说里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符号是一种形式-意义合体,即“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索绪尔,1999,p.102),或者“物-符号”二联体(赵毅衡,2016,p.27),构成“携带意义的感知”,也就是对“有意义的语词、声音和形象的表述”(pp.1-2)。这从汉语里“符号”一词的变化可以窥见。在汉语里,“符者,信也”“分而合用”(说文解字段注,1981,p.201)。以“符节”为标志(汉制以竹,长六寸;周礼门关用符节),符节又名符验、符信,即凭证,意思是“分为两边,各持一,以为信;符之为言扶也,两者相符合而不差也”(康熙字典,1980,p.4),即一个实物经过约定而被赋予特定含义以充当共守之信物,是象(竹)与语(信)的合体,成为“感知”之物。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符号”的释义是:记号;标记。

在西方经典定义中,符号在本质上是代表其他某物的东西/事物(王铭玉 & 孟华,2021),也就是充当另一个事物、性质或者关系的替代物,用于获得、储存、加工和传播消息(信息、知识)等体现物的物质性事物(现象、事件)。这个东西/事物在语言层面体现为音响形象和所指,在符号层面体现为能指和所指(索绪尔,1999,p.102),而在非语言符号层面则体现为皮尔斯著名的符号三联体,即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其中,像似符指一个所指的最准确形象,“这只是因为它像那个东西”;指示符指充当指示词的

功能，“它能够指示它的对象”，如指示代词；规约符指某些符号里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出自其自然本性，或其在空间里的外延的相邻性，而是取决于社会的约定性，“它借助法则去指示它的对象”。（皮尔斯，2014，pp. 51 - 60）

“中性符号”与物质缺失的“零符号”及内容缺失的“空符号”不同，是指符号在功能上的暂时性缺失和纯粹的价值状态，即尚未进入流通领域的原初形式；其本质是中性，而中性的关键在于“中”字。资料显示，“中”是一个语言含义、文化价值丰富的高雅字，其实质是“允执厥中”。所谓“中者，内也；内者，入也”，表现为：中者（1）别于外之辞也，（2）别于偏之辞也，（3）合宜之辞也（说文解字段注，1981，p. 22）；中者，又内也，又满也，又合也（康熙字典，1980，p. 4）。中性符号因其持中的“待沽”状态而充满高自由度和多元实现潜能，如绘画中的留白、阿拉伯数字里的0、网络中的@等，一旦进入交际环境，它就获得了相应的特定价值/意义，成为或褒或贬的非中性形式了。在现代语言学里，“中性符号”之说最先应该是用于对词性的讨论，如汉语里的中性情态词语；德语和俄语语法里的阳性、阴性和中性范畴；伦理学则划分道德词、不道德词、中性词等。在科学中，有中性粒子、中性理论、中性原则等概念，如“中性物质”是可以保存正物质与反物质的物质。而在现实生活里，则指不偏不倚的持中态度，如“中不偏，庸不易”（《三字经》），“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天命章》），表示事物的某种无标记状态。

在符号学领域，“中性符号”之说始于对文学符号中性特征的关注。罗兰·巴尔特提出：“凡是破除聚合关系之物即为中性”，因为“人在聚合关系中的选择形成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且执于一边”，妨碍人们“寻找那个零度的、白色的、单纯的、中性的文字乌托邦”，而“任何写作的痕迹都沉淀于一种初见是透明、单纯与中性的化学成分中”。破除的方法为“通过一个第三项……甩掉、消除或反制聚合关系的僵硬的二分法”，这个“第三项”即为中性，因为，当人们将聚合关系轴上的选择落实到组合关系轴上的时候，这种时间性的线性排列与单边选择就成为人们对意义的确认和对中性宽域的追求，影响人们观察世界、欣赏艺术时的自由度和多元化。（钱翰，2019，pp. 19 - 24）据此原理，“中性符号”思想里的“中性”是指“异质符号之间二元对立的消解或跨界”，通过语象合治与融合，形成“处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关系时的中性立场”，“体现中国当代符号学研究的中性化趋势”。比如在《周易》中，“每一个要素都具有异质中性、语象融合的特征”，“构

成一个层累的、中性的、超符号谱系”，使其数千年流传，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田沐禾，孟华，2022，p. 31 - 32)

因此，所谓“中性符号”，至少有四个要义：(1) 观念上，中和西方的符号分治思想，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的符号合治观，擘画世界时空下的符号学全景；(2) 学理上，打破语象分离的研究范式，融合语符的任意性、线条性与象符的理据性、视觉性，提炼新的符号分析框架；(3) 方法上，以语象合治为视域，通过观察、描写语符和象符的双重编码现象，探索相关机制，形成融通中外的语象合一的新型表达方式，比如网络上的各种表情包，或在汉外互译活动中对源语与目的语的中性融合；(4) 目标上，中西合璧，深吸西方符号学理论的精华和我国古代哲学“象思维”的精髓，研究符号生命的运行机制，分析“所有符号遵循的基本条件”（皮尔斯，2014，p. 143），探索中国符号学道路，丰富世界符号学理论与实践。

(二) 中性符号的基本内涵

语言研究是内省式的检验总结，而符号研究是类比式的推导分析。中性符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实现交际的基础中介物，犹如语言里的基本词汇。当语象在完成其自建过程而获得符号身份之后，它就与人类思想的普遍形式相吻合，在人们的格物致知、思想交流、情感交际和文化交往中，使现实世界也具有了符号的性质。人们的研究重心也就已经不再拘泥于字词句的语文学注释，而是转向对以人为中心的基础符号及其功能，即中性符号的观察，形成为人而研究的符号学。因此，中性符号的内涵可以从四个方面观察。

1. 隐喻性

中性符号的隐喻性是一种质的转换。根据认知原理，隐喻是从始源域 (source domain) 向目的域 (target domain) 的映射 (Fauconnier, 1997, p. 18)，即以“某种品质 (quality)” (皮尔斯，2014，p. 51) 作为相似点和共同信息，将某物比拟成另一事物，由此体现中性符号的基本性质和语象合治的基本原理，即语与象之间的隐喻映射。“所谓符号，是指对等的共有信息的物质载体” (王铭玉，2004，p. 14)，它通过隐喻映射而成立。如历史实物符号“虎符”，通过隐喻映射，融合符号图像 (铜制虎形) 的指示功能 (一种有别于原物质的用途) 和象征功能 (古代调兵的凭证)，获得语言意义 (调兵)，进而形成“联想式的整体” (符号)，即通过语象合治，成为一个中性符号；如果缺乏语言的象征赋义使其实现双重编码，那么这个实物就可能只是一个儿童玩具了。中性符号的隐喻性是其替代性的基础，表现为三个

环节：(1) 两者在质上具有相似性或相邻性，(2) 基于隐喻映射机制，(3) 以语言机制作为其获义模式。因此，中性符号的隐喻性，既是融合语言学里以喻体使本体形象化的修辞手段和语象叙事策略的认知机制，更是整合人类思维方式和心智加工机制的认知结构，重在以“象间距”为尺度，利用相似性或相邻性，合治物象与语象，使符号或形象中性化，构筑内涵丰富、生动可感的符号形式和符号天地。

2. 整体性

中性符号的整体性是一种量的组合。中性符号既是一个个独立的单位，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体现在本体界定、机制建模和数据实验三个方面。“一个体系必须有一种整体化的性质”（利科，2004，p. 59）。比如语言符号里有一套表示名称、行为、性质、数量等的概念，如词汇系统；有一整套逻辑组合工具，即句法理论；有一套表示依属和相互关系的功能网络，如交际语境和社会机制。中性符号的整体性表现为同质里的居中状态和异质里的语象合治，通过消除语与象的二元对立，解除“语象分治关系”，构成一种新的符号意指方式和中性符号形式。（王铭玉，孟华，2021，p. 70）它在本体上，是符号的载蓄状态；在方法上，使符号跨界融合；在效果上，叠加语符的虚与象符的实，利用符号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张力，打破僵化的聚合关系，引人由表入里地体悟“羚羊挂角”之奥秘，达成“不着一字”的境界。

3. 民族性

中性符号的民族性是一种方式的体现。语言/符号是人类思维与现实存在之关系的中介表达和边界条件，不同的思维性质、内容和方法会成就不同的语言世界图景。中性符号构成民族特有的“语言世界图景”，“把语言学从经验的平面移到理论的平面”（利科，2004，p. 409）、民族文化的平面。中性符号在长期而广泛的使用中，除符合符号的一般原理外，还记录了人们的身体经验和生活记忆，成为民族文化的特有代码和载体。比如汉字六书是中性符号思想的示范性体现，是一种形声意的合体和“执中型合治”现象，可以示意为：“语（形声、转注、假借）←语象/六书→象（象形、指事、会意）。”这里，“形”倾向的是符号的图像侧面，“声”倾向的是符号的语言侧面，而“意”是对形声的中性化综合（田沐禾，孟华，2022，p. 33），构成“意符思维（ideogrammic thinking）”（王铭玉，孟华，2021，p. 76）。

4. 实践性

中性符号的实践性是一种关系的建构。符号和符号理论不是纸上谈兵和

□ 符号与传媒 (27)

闭门造车的活动，而是来源于实践又能够指导实践的知识和规律，是人们有意识的活动的对象和结果；它以语言为模板和赋义基础，包括文学、艺术、仪式、图像、踪迹、文身、姿势、实物等兼具视觉性和听觉性的事物在内的所有范畴。中性符号的实践思想旨在破除与其相对的极性观念，在语象跨界过程中完成双重编码，使符号在跨界中获得双重性质，在使用时实现其左右逢源的功能。人们利用词与图像、词与物象的中性原理，高扬图像的符号功能和再现能力，使“所有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再现都是异质的；没有‘纯粹的’视觉或语言艺术”（米歇尔语；转引自王铭玉，孟华，2021，p. 76）。如同形异音异义词“出圈”自身就是一个中性符号，只有在相应的语境中才能被识别为“出圈 [chū juàn]”与“出圈 [chū quānr]”，实现中性符号之美。

可见，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都是一种符号化现象，“是通过目的和意向性加以表达的”（皮尔斯，2014，p. 149），因为：（1）符号是物质的，虽然作为符号核心和样板的语言是以声音为主，但这声音及其记录者文字也是物质的；（2）符号是一种替代物，可以替代实物，模拟声音，显示思想，物化感情；（3）符号与其被替代者的关系是基本对等的，如果不等值就无法替代，但是，符号在长期广泛的使用过程中会吸纳或被赋予更多的信息，使其与被替代者的关系不完全对等而更具表现力。因此，中性符号是一种起点符号、潜在符号，根据不同的目的和意向性而被赋予或获得相应的表达功能。

三、中性符号的表征

根据符号学原理，符号在历时上与人类俱来，在共时上涉及万事万物。于是，在类型上，形成了狭义符号观和广义符号观，“语象分治”属于狭义符号观，而“语象合治”属于广义符号观。在理论取向上，则有三种情况：（1）“语本位”取向，即索绪尔的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结构主义符号观，以“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1999，p. 323）为目标，以任意性为尺度，侧重符号的听觉性，将理据性及其表征物排除于语言符号系统之外；（2）“象本位”取向，即皮尔斯的基于现象学和逻辑学的实用主义符号观。他虽然持分治观，但是在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的区分中，“更侧重符号的理据性和实体性意指关系，相对而言更接近‘象’的一极”；（3）“语象合治”取向，是以中性符号为对象的对形式化符号和实体性符号的兼容性分析（王铭玉，孟华，2021），旨在消除语象的边界与对立，构筑一个有张力的对立

统一体。因此，“中性符号”思想有四种表征形态。

（一）质的表征

质的表征是指中性符号在表征时形成新的性质和特征。符号学源于语言学，广于语言学，又依存于语言学。“形式是事物的本质”（皮尔斯，2014，p. 5），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和皮尔斯的非语言符号理论都关注符号的形式规律，而中性符号以其整体性充分显示出其双重编码机制、语象合治性质和丰富表现力，有机融合形式与意义、自然物象与思想感情，使无形的情思通过有形的物象获得异质的表征，即精神形象寓于符号形象之中，获得新的呈现形式，如诗词里的“情景交融”现象。语言符号是以约定性表示概念，而图像符号是以相似性表征客体，只有当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消除语与象之间的二元对立”，赋予符号形成以“融汇、跨界、互补的中性关系”，形成言语上和文化上的中间地带时，才能深刻地揭示和完整地展现中性符号的本质和特征，充分发挥出中性符号的整体优势。比如“约定-离散的语言符号和图像-浑成型的形象符号”“合治”，构成文化符号，即“一个中性状态的、语象跨界的异质符号域”。（转引自王铭玉，孟华，2021，p. 76）如“龙”的图腾及其语言赋义所构成的文化符号场域。

（二）量的表征

量的表征是指中性符号在表征时在成分和整体上发生量的变化，或长或短，或加或减，或大于各部分之和，因为“符号片面地或部分地呈现其对象”（皮尔斯，2014，p. 161）。中性符号是符号的一种中间状态，它“消除了图与文、意义与图像、所指与对象之间的界限”，获得“二元融会性”（王铭玉，孟华，2021，p. 79）。根据弗雷格原则^①，即组合原则，“一个复杂表达式的意义是其组成部分的意义和组成它们的句法规则的函数”（帕赫蒂等，2012，p. 393）。这里的“复杂表达式”可视为中性符号，它消除了二元对立后，其意义就不只是单一的所指，而是复杂的意指，存在多种指示潜能。如汉字“累”就是一个会意-形声字，一个中性符号：（1）在造字方式上，是两种量的组合，即“会意+形声”；（2）在语音表达上，是三种读音的合体，即 [léi] [lěi] [lèi]；（3）在所指意义上，是三种意义的合体，即 [léi] 连

^① 参弗雷格《函数与概念》《论概念和对象》《论意义和意谓》，载《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王炳文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4-75页、第76-89页、第90-112页。

□ 符号与传媒 (27)

缀成串，如“果实累累”，[lěi] 积累，如“日积月累”，[lèi] 疲劳，“不觉得累”；（4）在语法属性上，是名词与动词的合体，即 [lěi] 为名词，如“累赘”，[lèi] 为动词，如“连累”，[lèi] 兼为名词“疲劳”和动词“使疲劳；操劳”。这说明，一个中性符号包含着多种潜能，只有通过量的表征方可窥视其魅力，因为“句子的意谓是真值，而句子的意义是一个思想”（弗雷格，1994，p. 112）。

（三）方式的表征

方式的表征是指中性符号在表征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中性符号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形成“一个纯粹的形式或纯粹的观念”（皮尔斯，2014，p. 161），以语象合治方式体现在作为“形式-意义配对体”（form-meaning pair）的完形符号上（Goldberg，1995，p. 4）。听觉符号的时间性有利于符号构成的象征方式，而视觉符号的空间性则符合符号构成的图像方式；当符号以听觉方式出现时，即为言语，而以视觉范式出现时，则为文字，而中性符号使有声语言获得图像性（象符）和物质性。汉字是以象符意合为特点的形音义结合体，与以语符构形为特点的拼音字母不一样，汉字是一种“构意”，是消除二元边界的典型符号。如汉字的“六书”就包括了语言符号的形音特征和图像符号的理据关系，是“名物性”和“词语性”的融合，是语言、文字与图像的“中介化的意象性意指方式”。汉字的形音象形特征有别于字母文字组合时的线性结构形态，它通过偏旁部首的组构，依类象形，形成一个一个图像式的字或词，再以“离散性的名物为视角去观察现实”，（王铭玉，孟华，2021，p. 80）表达思想。因此，语象合治使符号获得双重功能和表征方式，也使中性符号既是情感的，又是认知的。

（四）关系的表征

关系的表征是指中性符号在表征时显示各部分与整体的相关程度。中性符号是“意象言”思想的概念化，“若没有一个品质，或者符号与一个基础相关，那么任何关系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皮尔斯，2014，p. 161）。中性符号通过三个步骤，即（1）“立象以尽意”、（2）“象以言著”、（3）“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完成语符、象符和意符的关系中性化及其表征，也就是说，中性符号是一种融合语符、象符和意符的意指单位，构成符号关系的中间层次。宏观上，语言/符号具有层次系统性质，比如语法信息、语义信息和美学信息，正如人的思想和客观现实具有层次系统性一样。汉字的表义与书

法的审美就是这种表征的最佳例证。理论上，索绪尔、皮尔斯将语言学划归符号学，但又视前者为后者的模型，构成符号基础关系的表征，因为“人对自己及其世界的理解是在语言中形成和表达的”，“一切其他记号系统都以某种方式归结于语言，虽然每个系统都有其个性”。（利科，2004，pp. 371 - 381）比如数学符号与语言符号的关系。实践上，中性符号构成人与符号的读 - 写关系和识解关联，即在语言层面为“能指 + 所指”的二元区分关系，使符号成为思维和经验的载体；在言语层面为“能指（符号基础） + 所指（符号对象） + 人/事物（符号的解释项）”的三元象征关系，在符号识解中嵌入解释项。前者是符号的静态系统，后者是符号的动态意指，使语言/符号结构成为思维运算的映射。“符号必须能够（潜在地或实在地）决定一个解释项”，“对符号使用者（sign user）再现某种东西”，即“再现某种再现为再现的东西”，以增加符号的关联度和中性化程度，“理清该符号的原初意思及其指称、深度和广度”。（皮尔斯，2014，pp. 159 - 161）如习语“at sixes and sevens”，通过解释项才能被识解成语义“乱七八糟”。

四、中性符号的应用

“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胡塞尔语，转引自赵毅衡，2017a，p. 6），当它指称一个事物时，是基本符号，而当它指称另一个符号时，则成为元符号（2017b，p. 271）。中性符号是语象合治的结果，其应用可从两个方面观察：（1）“移心型语象合治”视角，指“语象跨界的同时又保留了跨界的痕迹或语象差异的张力感”，保持了“语象跨界的差异感”，形成一种多元意识，如古埃及圣书体的象形字，以音符（语符）为主导，意符补充音符；（2）“执中型语象合治”视角，指“语象跨界的同时又消解了跨界的裂痕”，保持水乳交融状态，形成一种整体感，如甲骨文以象符为主导，借用象形字形成假借字。两者相比较而言，以象符为主的文字侧重像似性或相似性的编码，突出理据性，而以语符为主导的文字侧重任意性编码，突出规约性。（王铭玉，孟华，2021，p. 73 - 74）赵毅衡通过任意性与理据性、系统性与过程性、二元论与三元论等对立项，对比分析索绪尔与皮尔斯的符号意指方式，发现，“皮尔斯的符号学一开始就不以语言为符号范式”（2016，p. 76）。索绪尔的任意性必然走向系统性，成为语言符号的生存依据，而皮尔斯的理据性则需要过程，成为非语言符号的生存依据（田沐禾，孟华，2022，p. 37）；只有中性符号的两者合治棱镜，通过二元互补，才能更好地

□ 符号与传媒 (27)

实现符号的功能及其应用，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 单一符号的应用

单一符号的应用是中性符号在质上的体现，因为“一个符号必须再现(represent)一个对象”(皮尔斯, 2014, p. 159)，如字的应用。中性符号是利用象征方式指称自身以外的某个事物，是认识被反映的客体的工具，通过意义中介实现符号与客体之间的关联，统一事物的客观尺度与解释者的内在尺度，消除两者之间的区别，取消主客观之间的界限，使符号中性化，因为符号是意义的载体，而意义是客体的反映。在具体应用中，单一符号同时承载其形式、意义和情态。这时，符号的质没有改变。如汉字“病”作为单个符号是中性的，在形体结构上是形声字，“疒”是形符，表示病人依靠在床上，释义为“病，疾加也”。虽然在人们的生活里和观念中，它代表着病痛等负面事物，而一旦用于实际交际中，其中性特征更显示出语言/符号的表现力，既有“贫病交加”的悲惨，更有名为“霍去病”的英雄气概和人生自信。因此，中性符号既是实体性的，又是想象性的，蕴含丰富表现力，用于推论时，充当纯粹的符号，而用于表达时，则是艺术符号，如太极图与十字架。

(二) 组合符号的应用

组合符号的应用是中性符号在量上的搭配，“语言只有与或多或少决定其基本特性的其他非语言现象结合在一起时，才能被正确理解”(利科, 2004, p. 403)，如词的应用。中性符号以其量的特指和组合形式被广泛使用。因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维特根斯坦, 2000, p. 31)。实践证明，只是就符号而解释符号是无法触及符号的本质和内涵的，需要在使用中或语境里通过参照物或参照系进行观察和比较，才能释放中性符号的表现力。比如对话时的语言和手势。由此消除物质与意识、语言与非语言的边界，使“语言成为意识和思想的直接现实”(利科, 2004, p. 404)。如词语“挺身”，本义为“直起身子”，如“挺身而出”，后逐步扩大，(1) 被赋予了褒义，如“挺身反抗”，(2) 用于幽默，如一则孕妇裙广告“挺身而出”，就成为一种语象合治式的中性表达。符号在组合过程中记录人们对生活的体验，固定人们发现事物、提炼其特征的程度，人们根据符号的象征功能和范畴化程序，撷取其中某个或某些典型特征，凝练成意义，再挑选相应的符号构件，承载这些意义，进入语言/符号的流通领域。如《易经》里的

卦爻，是卦爻象和卦爻辞的结合体，其中卦爻象是图像和文字的兼体，充当能指，而卦爻辞是物象和概念的解说，充当所指。这时，它们处于中性化状态，是一种没有明显褒贬的中性符号，一种系统里的内在记号；随着使用的需要、使用频率的增加和语境的扩大，这些中性符号就逐步裹挟上不同的联想，被赋予更多的信息和情感，指称项增多，就表现出明显的褒贬态度，甚至价值判断，使其具有更多活力与魅力。

（三）连续符号的应用

连续符号的应用是中性符号在关系上的扩展，因为“每一个符号均意指‘真相’”“表达‘事实’，把自己与其他符号相连接”，这“‘事实’具有命题结构”（皮尔斯，2014，pp. 38 - 39），如句的应用。符号学包括彼此关联的三个部分：（1）研究符号系统句法的语形学，即符号在不依赖它们的符号系统的意义和功能时的组合结构及其构成和重构的规则；（2）研究作为意思的表达手段的符号系统的语义学，其主要对象是对符号和符号组合体的阐释；（3）研究符号系统与对符号系统所含消息进行感知、阐释和应用者之间的关系的语言学，即符号在语境中的获义变化。在现实实际中，这三者都集中体现为符号链，即句的应用。句子是典型的中性符号模型，即构式（construction），它消除了逻辑语法与语言句法之间的界限，既不是语法句子，又尚未成为交际语句。而在被填入相应的词语之后，这些模型就随即转化为句子形式了，在语法体系里为模范句，在交际情景中则是话语，承载和传达言者的语言选择和交际意图，使双方“得意忘言”。比如句法模型“NP + VP”，当其处于元结构状态时，是一种中性符号。而被词语替代后，就完成了语法模型的转换，成为符号连续体，转化为一种语法句，如“教育的对象是人”，即命题符号^①；如果被用于某种语境，就成为对某种生活现象和经验的指涉，即言语符号。事实上，言语行为是一种语象合治模式，每一个交际行为都不只是纯粹的语言表达，即说话，而是伴随有手势、表情，甚至衣着、口音、修养等非语言因素，它们丰富了中性符号。

（四）整套符号的应用

整套符号的应用是中性符号在方式上的综合，“所有的思想和知识只能

^① 原句是“这个火炉是黑色的”。这一符号（在此例中，符号是一个命题）在一个特定品质上呈现了火炉，即黑色。（皮尔斯，2014，p. 161）

出现在符号中”，体现为普遍修辞学视域下符号在“某一社群中的使用方式”（皮尔斯，2014，pp. 146 - 150），如语篇的应用。中性符号是一种元语言符号：（1）在语象合治作用下，中性符号是一种先验性的语言，比如普罗普的那套“有限数目的戏剧性”元素（利科，2004，p. 374），即31个童话元素及其组合（王铭玉，2004，p. 472），虽然是在结构主义框架下的制作，却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性化元语言；（2）作用于日常语言/符号时，中性符号消除形式与意义、符号与现实的裂痕，连缀成篇，服务于思考、传达与交际，实现“对他人思想的理解就是对自己的理解”（利科，2004，p. 81）的交际效果，如文学赏析中的文字阅读与精神体验。使用一套语言/符号，就是“使自己实行一种由规则支配的行为”（2004，p. 395），利用语言/符号使意义与意图相互支撑，完成言语/符号行为，即“以言述事”“以言成事”“以言做事”。^① 落实在语篇上，就成为中性符号的质、量、关系在方式中的联动与做功，使人们先验性的概念/意象图式，如普遍概括、因果关系、认知方式等获得客观表现，记录、指示和传达在语言/符号之先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检验（2004，p. 399），形成“符号-人-世界”的符号使用模式和解释框架，使符号能指与生活所指的有机融合度在篇章里最大化。

五、结语

符号学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索绪尔，1999，p. 38）。分析表明，自索绪尔设定语言符号的本体和系统，皮尔斯设定非语言符号的形式与范围，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这就是中性符号，其内涵厘定、表征探究和应用考察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突出。中性符号以语象合治为范式，以“异质符号之间二元对立的消解或跨界”为标志，以探索中国符号学道路为目标，是普遍的符号学原理与中国的独特文化精神的完美契合。它基于像似性原则、等值性原则和约定性原则，既立足中国数千年的符号学传统，又充分吸收世界数百年符号学精华，深刻揭示了中国汉字的象形意蕴、诗歌的情景交融、色彩的惊艳雅韵，给世界符号学增添了新颖视角和例证，使其从由音响形象、概念任意合成的听觉符号中心论移至完形能指、图像所指合一的视觉符号中心，更彰显出符号学令人信服的视野、效度和解释力，

^① 参见塞尔《什么是言语行为?》，载 A. P. 马蒂尼奇编著《语言哲学》（牟博、杨音莱、韩林合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9-248页。

丰富了世界符号学的普遍语法，为中国符号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引用文献：

- 弗雷格 (1994). 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 (王路, 译; 王炳文, 校). 北京: 中华书局.
- 康熙字典 (1980). 北京: 中华书局.
- 利科, 保罗 (2004). 哲学主要趋向 (李幼蒸, 徐奕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帕赫蒂, 芭芭拉; 特伦伦, 爱丽丝; 沃尔, 罗伯特. (2012). 语言研究的数学方法 (吴道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皮尔斯, C. S. (2014). 皮尔斯: 论符号 (赵星植,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钱翰 (2019). “中性”作为罗兰·巴尔特的风格. 文艺研究, 2, 18-27.
- 说文解字段注 (上) (1981). 成都: 成都古籍书店.
- 索绪尔 (1999). 普通语言学教程 (高名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田沐禾, 孟华 (2022). 中性与中国符号学思想史. 外国语文 (双月刊), 4, 31-39.
- 维特根斯坦 (2000). 哲学研究 (李步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铭玉 (2004). 语言符号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王铭玉 (2013). 现代语言符号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铭玉, 孟华 (2021). 中国符号学发展的语象合治之路. 当代修辞学, 4, 70-85.
- 赵毅衡 (2016).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 (2017a). 意义理论, 符号现象学, 哲学符号学. 符号与传媒 (秋季号), 1-9.
- 赵毅衡 (2017b).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Fauconnier, G. (1997).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idberg, A.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简介：

刘源佳, 语言学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符号学、认知语言学。

Author:

Liu Yuanjia, Doctor of Linguistics, lecture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Semiotics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Email: lyuanjia@sina.com(55330730@qq.com)